

紫丁香文丛

空手道

又名《灵魂出窍》

当代都市青年世俗生活的浮躁
与精神空间的开掘

华夏出版社

杜立新 著



空手道

又名《灵魂出窍》

杜立新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手道/杜立新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

ISBN 7-5080-2237-8

I. 空…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41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2 千字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紫丁香文丛”是华夏出版社在新世纪推出的一套新的文学作品丛书，旨在向社会介绍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年轻作者，以他们颇具活力的创作实绩，为文学之河引入几道清流。

“紫丁香文丛”体裁上以小说为主，间或散文、随笔等；在主流文学之外，也不排斥其它文学思潮、形态，以及健康有价值的探索。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都市青年在世俗生活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步步足印的长篇小说。

本书以青年祝贺在九十年代经历的文人办公司、筹办“文化活动”和几乎席卷全国的“传销运动”这三项社会性事务为主线，通过他以及他身边的作家、美术编辑、女诗人、落魄文人以及骗子、女模特、官员、大小传销商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了当代都市浮躁而喧闹的人生场景，洞透了在物欲泛滥时，人类心灵受到的冲击与震荡。光怪陆离的香风灯影、令人瞠目的诈骗伎俩、似是而非的“双赢战略”，共同折射着精神世界的萎顿与再生的艰难；浮华的表面之下，激荡着人类耿耿难平的灵魂渴望，以及昂然奋争的不屈之志。

60
960
2

002

9

目 录

第一部 丧钟为我而鸣

第一章	奇怪的念头	[3]
第二章	后知识分子	[10]
第三章	诗情与性梦	[20]
第四章	思想的芦苇	[31]
第五章	太极图	[44]
第六章	戴眼镜的世界	[51]
第七章	将狮子变成人的学说	[63]
第八章	两张封面打擂	[74]
第九章	树上的夏娃	[83]
第十章	隐身人	[94]
第十一章	死, 还是活着	[102]
第十二章	制造中国男妓	[110]
第十三章	木桶理论	[123]

第二部 我持彩练当空舞

第一章	骗子总是很热情	[139]
第二章	答案就是没答案	[148]
第三章	模特儿的磁场效应	[163]
第四章	感受夜总会	[173]
第五章	我做梦时还知道在做梦	[183]
第六章	考察处女山	[198]
第七章	有个情况你不知道	[208]
第八章	天问与天机	[219]
第九章	美女带动战略	[228]
第十章	最高境界	[238]

第三部 我是最可爱的人

第一章	传销什么?	[257]
第二章	魔鬼训练	[267]
第三章	陌生人	[272]
第四章	被缚的极乐鸟	[281]
第五章	红宝石失踪	[294]
第六章	她有一个杀手锏	[300]
第七章	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	[308]
第八章	当回小人真痛快	[314]
第九章	陷入桃色困境	[324]
第十章	把手放在最具实力的地方	[334]
第十一章	大逃亡	[341]
后 记	灵魂出窍	[356]

第一部

丧钟为我而鸣

我写的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的不是我应该想的，
如此，直至最晦暗的深处……

——卡夫卡

第一章 奇怪的念头

毫无办法，女人的目光就是能够塑造男人的行为。

尽管相处了一星期，编务申敏还是难以将苏汝良和程君之区分开。按说，他俩外观形体有各自从娘胎里带出的特点，相差不小，可申敏总是容易把他俩搞混。每当他们两人之一到编务室领取办公用具，她就吃力地辨认眼前的人是苏汝良呢还是程君之？直到他或他在登记本上签自己的姓名，她那紧蹙的眉峰这才舒展开来。她还专一盯上他或他离去的背影，想记得牢固些，可这也白搭，半天之后，她在楼上楼下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他俩之一，还是搞不大明白。

冲击波写作中心刚刚创办，每天都会有人从那三间相连的编辑部来到楼下编务室取办公用具。编务申敏是个长相平平身材普通喜欢打扮却不会打扮的那种头一面就可以随和相处的女人。由于缺乏姿色，男人们在她面前无拘无束，既不用

操心怎么展示聪明,也不费心表现什么优势,所以大家和她很快就混熟了,可是内向沉默的苏汝良和同样内向沉默的程君之却让她一筹莫展。他们总是不声不响地走进来,低声讲出所要的东西名称,就规规矩矩垂手侧立一旁,直到签上自己名字拿上东西悄悄离开。望着那背影,申敏自然联想到无声电影中夜幕里的伤心汉,为此,她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俩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总有一天会吓着自己。

结果,预感很快就应验了。那天下午,她从文具专卖店买回十个铁丝网状稿件筐。压在下面的稿件筐有两根铁丝脱了钩,她挑出来弯着身子用指头钳紧。这当口,无声无息的苏汝良像幽灵飘了进来。

申敏正在聚精会神对付脱钩的铁丝,余光突然看见一只穿着黑皮鞋的大脚探到她的左边,在她本能地尖叫以前,她先是身子一颤,眼珠子又证实地向那只没有腿的阴森森的大脚扫一眼,这才慌忙地、很有把握地、几乎是在理智的干预下尖声大叫起来,两手紧紧攥着稿件筐跃到椅子后面,那稿件筐像防卫的盾牌护着她那平坦的胸部。

苏汝良虽然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十岁,也从没有这么近地看到一张变形的脸以及这么近地听到惊恐的尖叫。他也给吓坏了,以毫不逊色的速度弹起撞到身后墙壁上,并且眨眼功夫冲出门外。

不一会,草帽和程君之一前一后进来,草帽趿着鞋跟,他有种到哪里就在哪里弄出声音的本事,申敏伏案捂着突突突乱跳的胸口,脸上还燃着涌上来的红晕。她眼睛闪动着恐惧和愤怒的神色瞧着程君之,这下子可把他弄得不知所措。程君之猜不出什么时候冒犯了她,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求援地看看身边的草帽,取了稿件筐匆匆签上名走了。

“你告诉他,进来要打声招呼。”

“好好。”草帽认错又讨好地答道，“以后我进来打声招呼。”

“你打什么招呼？你转告程君之让他进来时打声招呼，要不我会给吓出毛病。”

“他什么时候吓你了？”草帽像石块又硬又尖的屁股硌在桌角。

“刚刚，就你们进来前半分钟，我现在胸口还突突突呢。”

申敏摸着几乎没有内容的平板的胸部。草帽朝那里溜了一眼，眼睛转了半圈，发现她所说的时间出了根本错误，因为至少有两个小时，他和程君之形影不离地在一编室研究一份材料。

“你说的时间是不是值得商榷？我和他一直在楼上。真是程君之吗？”

申敏缄口了，知道自己又一次认错了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苏汝良。”

走到门口的草帽一下子愣住了，觉得遇上一个很滑稽的事，返身问道：“他们两个难道很像吗？”

申敏苦恼地摇摇头，咬下嘴唇：“我总是分不清他俩谁是谁。”

草帽吃惊地嘻嘻笑起来，他发现惊吓后的申敏眼睛周围细密的皱纹因涌上血液的润泽，变得鲜朗明艳，她的平时引不起人们注意的暗淡嘴唇现在也亮得红嫩了。

这是草帽来冲击波写作中心遇到的又一件值得回味的事，同时也给他一个提示，他担心申敏同样搞不清他是谁。理由是他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让这个女人记住自己。因为诗人徐韵就是用那种陌生眼光打量他的，仿佛每次都是第一次见面。也难怪，每个人都突然面对那么多的新面孔，难免记忆上没有负担。

草帽现在有一个奇怪念头，就是让人们在最短时间里认识自己，受这个奇怪念头的驱使，他很快看准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

方式。几乎每天早上，他总是像上足的发条一样奔向走廊尽头的水池，操起架着的三根拖把搦进水池里。翻滚着的拖把布条如激流中溺水女人的散发。他拐起胳膊牢牢将三根拖把束成一捆，抬起冲向屋里。他是那么瘦，双臂一伸一缩像火车轮上的连动杆。跑着跑着就被蓄满水的拖把压得矮下半截，但他依然奋力冲锋。幸好，脚下的地方不是跑道，否则，他准会借用膝盖跪着前仆。待拖完地后，他就一盆一盆地泼水，编辑部的三间套房让他给搅成一片泽国，晚来的只得努力掂着脚寻找落脚之地。

草帽总是那么忙忙碌碌，泼完地后，他就兴致勃勃端着簸箕满院子转，对付纸屑和烟蒂。他那么专注地寻找，让祝贺感到他已进入痴迷的程度。另外，他那近于傣族泼水节的倒垃圾方法也让祝贺惊呆。还距垃圾箱两米远，他就昂扬欢快地掀翻簸箕，至于秽物是否洒到了外面，似乎与他没多大关系。很快，他已蹿到楼上，像狗那样叉开一条腿在门边探来探去，找到位置之后，脚尖绷紧，一勾，门后拉块空地，铁皮簸箕劈头盖脸地栽到门后，顿时爆发出刺伤耳膜的怪叫。

铁皮簸箕炸弹般突破水泥地，直接爆炸在楼下编务室的申敏的脑袋上，这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立刻抱紧脑袋。挽救自己的最好办法只有僵立，直到她确定能够平静为止。为此没有任何理由记不住草帽。编务申敏不仅记住他，而且心里仇恨他，并打算告到冯经理那里去。

冯经理比他们大十几岁，喜欢上身穿件条条短袖衬衣，坐在写字台前，因为他的身后站一个落地电扇，当风扫过他身上时，他的头发衣衫都能恰如其分飘动和鼓胀，让人想起海滨。他有许多喜欢：喜欢别人欣赏，喜欢别人议论，喜欢别人在报上评他的作品，他喜欢看到有人向自己求赠作品时表现的样子，尤其是题赠一句话递给别人，对方那张开双臂像接受一件盼望已久的珍贵的圣物，然后喜悦甜蜜地把那书轻轻抚摸的表情。

尽管有个喝过他酒的评论家撰文提出“中原八怪”之说，把冯若愚排到了第八座次，他还是缺乏必要的社会名气。在知识界像他这种不上不下境况的人很多。他也许是名人，出了圈子就不再有人知道他；他也许有成就，但他内心深处知道那所谓成就无足轻重；他的前程也许辉煌，但有人断言他已走到了人生顶峰。总之，他能品尝准名人所能品尝到的一切准自豪、准优越、准潇洒、准痛苦、准发火、准微笑。

草帽当然不光是在外部动作给人印象，他更在意自己编写稿子的水平。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跟祝贺谈起了他的稿子。这篇稿子的题目是《下海：自我搏斗》。

“我的开头是这样的。你给参谋参谋——历史之轮驶入了伟大的一九九二年，人们突然变成了逐钱狂徒。在中国的文明史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发财梦人人都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能发财却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历史演义也好，自然法则也好，一再证明并庄重地告诉活着的人们。可是，一九九二年春夏之交，似乎没有人愿意顾及所谓常识性的东西了，人人都在张开缄默多年的欲望之口，好像以往的贫困统统要归罪于以自身为半径画圆的循规蹈矩。现在一个崭新的观点突然从天而降，这就是，只要你敢于把脚上的鞋踢出去，在拾回来的路上，总会有不多也决不会少的钞票等你俯身呢。就像一场梦那样，就像一种魔术那样。”草帽停下来，等祝贺的反应。

祝贺抽了两口烟，评价道：“挺好。社会背景写得有个性，不像报上那种八股文。”

草帽接着读：“你听到清贫沉重的日子喀嚓喀嚓的断裂声，听到自己内心类似少女初恋的春潮……”

祝贺噗地笑了。

“这是比喻。”草帽不大好意思地说。

“很贴切。南巡讲话之后，我真有这种感受，只要我到市面上转上一转，再回到我那一室一厅陋室就头昏脑涨，神志恍惚。我的面前矗立一个缥缈虚幻的金钱世界，每到深夜入睡之际，我的耳旁总能听到来自金钱方向神秘的爆炸。这感觉就像是初恋的春潮。”

草帽很感谢这个知音：“虽说人们形形色色，可是在本质上我看还是一样的。祝，这些日子我每天要翻大量的报纸，那上面一再用煽动的语言告诉人们，前些年的暴发户大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是他们把钱挣到口袋里啦。那种唤起知识分子的觉醒的殷切之情，令人遥想半个世纪前唤起农工打土豪的史诗般的风暴。”

祝贺激动地应着：“就是。报纸在显赫版面刊登教授沿街卖馅饼的图片，从而向书斋里的人揭示发财谜底。几乎每天，只要你愿意，都能看到扑面而来迷乱的报道。往往搞不清谁是谁非啦。”

草帽说：“但有一点得肯定，只要自己挣到了钱，比什么都好。”

“以前是看别人挣钱，现在是要自己挣钱。”

“这篇文章怎么样？冯经理会满意吧？”草帽有点得意。

“太会了。我认为读者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祝贺为草帽而高兴，同时又为自己发愁，中心创办两个星期了，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选题。其实，他有过好几个不错的选题，有的列了提纲，有的开了个头，可是睡上一觉又被他给毙掉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自信。他总觉得在前面的不远处，一个好的别人难以企及的事情在等着自己。

他存着气上班查资料，下班到街上转，从家到中心的几里路程，总是让他情绪亢奋。在这段路途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变化，

家属院一道道围墙被拆毁了，街道上掀起柱形状的灰雾。报上说，这是“打破土围子”。结果，那些终年囿于高墙的大院，赤裸裸袒露与大路浑然一体了。那些起先还恐怕被大街上行人窥视室内风景而改用深色窗帘的居民，一夜功夫，肯定中了什么魔法，扑扑通通扒掉了窗户，童话般装成了袖珍商店。这情景，祝贺想起孩提时看过多次的《地道战》电影，树干里，炉灶中，墙壁上，磨盘下，都能变成射击敌人的枪眼。现在是和平时代啦，到处成了射击行人的枪眼。商店卖商品，街头卖商品，家庭也卖商品。祝贺发现，刚开始的时候，那些窗口还像处女缩头缩脑摆上一点烟酒，没过两天，就架满花花绿绿的货物，像浓妆艳抹地朝路人发散职业化笑容的荡妇啦。

冲击波写作中心在城市东部的一个园林里租了座两层小楼。小楼四周栽着三四米高的树苗，这里与闹市只隔一条马路。白天，它多少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有点神似；到了晚上，汨汨月光下就与《圣经》里的伊甸园难分彼此了。每当祝贺骑着那辆破车从闹市拐进，脑中总会掠过用树叶遮着有关部位的男女共享禁果的画面……

第二章 后知识分子

申敏决定把簸箕噪音的问题解决了。

申敏原是嵩山电器厂的会计,发表过三十多篇(首)散文诗歌。从二十至三十岁人生最好的年华,她都是在进入一个文化单位憧憬中消磨掉的。在她看来,那是个名利双收又能摆清高的好地方。在那个世界,可以高谈阔论,古今中外,名家逸事;可以优雅,也可以骂娘,可以被一条毛毛虫吓得就地乱蹦还不失人上人的良好感觉,更可以酒盅里呻吟孤独,并根据从不同方向来的各具特色的调情,报以嫣然或莞尔的一笑。她还幻想自己与一有争议的名家去人不知神不觉的地方采风。正当十年一觉文学梦暗淡破碎的时候,冲击波写作中心创立了。她觉得自己就像在灰烬中渐渐死亡却又在火中诞生的凤凰。尽管现在已经是文化大滑坡、文人大分流的低谷阶段,但她还是对自己命运的转变满意。无论怎么说,她总算了却一桩魂牵梦萦的心愿。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就是实现心愿

吗？尽管她非常清楚，这实在是辆车内空空落落，四周灯火凋零，疲倦呻吟，摇摇晃晃，驶向昏暗深处的文学末班车了。

现在，是走过三十个春秋的申敏最满意的时期，满意到理想实现的最大程度。她满意工作同人——一批年轻编辑兼诗人，作家；她满意工作领导——中原文化界名流兼社会活动家；她满意工作环境——一个有古城堡情调的独立小楼，四面还莫名其妙地环绕着小树林。面对树林，她没有祝贺式的再现人类之初的种种幻想。如果没有草帽乱扔簸箕这一恶习，她的幸福可真得车载斗量了。

她拒绝承认簸箕之声属于中心。头一次听到的时候，她正哼哼着曲子像快乐天使般抹桌子，沉浸在一半幸福一半期待的佳境中。头顶霹雳似的一声让她停顿一下手中的动作，口中曲子像含着一块糖，滑了一阶也没落下。第二天早上，爆炸声再度袭来，她看着天花板，像旧时代的管家听到久无人居的房间有动静那样起了疑心，赶着步子，转到外楼梯，进入会客室。灿烂阳光下，铁皮簸箕沉沉趴着犹如乌龟。第三天一早，她守在门口，等草帽倾倒垃圾之后，便踮着脚尖尾随上楼，于是她见到一个与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的粗野动作，草帽像狗似的撇开一条腿，用脚勾着门，一拉，就咣咣当当爆炸了。她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两眼发呆傻傻地一动不动。当天下午，她决定找草帽谈谈，可是每次站到他面前，她又难为情地不知如何张口。第四天，她又特意上楼观察人们的反应，结果簸箕声让每个人都战栗了起来，定格似的僵立一瞬。她看到了祝贺、苏汝良、丁宇然、程君之都因该死的噪音歪曲了的五官。

她很纳闷，这事换在她所在的工厂，定有人蹦起来的。可放在这些可爱的文化人身上却像海绵吸水似的。于是，一种即兴的英雄荷尔蒙由工厂铿锵的基因里传导给她。她把眼睛睁得霍霍如蛇信子，只要草帽的目光像昆虫一样飞来，她就捕捉到它。